

素俊
戲劇
集四

萬世師表

文化
生活
出版
社刊

萬世師表

袁 俊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定價六元七角

袁俊戲劇集
第四種
萬世師表

發行人 吳文林

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重慶路一二四號
漢口交通路一四四號

袁俊戲劇集

一、小城故事

二、邊城故事

四、萬世師表

五、美國總統號

三、山城故事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

三十六年六月再版

給

成

芳

『我因沒有違棄那聖者的言語，就仍以
此爲安慰；在不止息的痛苦中，還可踴躍。』

——約伯記第六章第十節——

萬世師表

四幕劇

第一幕

民國七年，七月間。

北京城外某大學堂的校園裏。花木繁茂，綠楊夾道，一座座高大的建築掩映其間。暑假裏校中人少，黃土墊的路上只偶爾有一兩個騎自行車的慢慢走過，輪子輾在土上沙沙地響。午後的驕陽中，一切靜悄悄地，只有枝頭蟬聲若斷若續，嘶個不歇。

教授住宅區的一角上，綠蔭中露出紅漆門綠紗窗的一幢小洋式房屋，是老教授方義達的家。

走上蔭廊，進了綠紗門，是個衣帽間，再進一道門，就是方家樓下的客廳。一連兩開間，窗明几淨，佈置雅潔。沙發、矮几、書架、餐桌……都安排得極其融洽。一邊有樓梯通樓上的書房和臥室，另一邊有門通到廚房和下房。壁爐上懸著一張放大的女人的像片，慈祥地微笑着。那是方義達的妻子的遺像。

開幕時，桌上擺了許多盤碟，翟順正從紙匣中向盤子裏裝著一塊塊的西式點心。翟順是個約莫三十餘歲的僕人，平頭，長衫，白褲，乾淨，利落。一張整齊齊齊的臉，透着能幹，也透着老實，更透着懂規矩有禮。

貌。一句話，是個道地的好北京用人。

外面的紗門響。翟順望了一望，停了手裏的工作，迎了過去。紗門外看見方義達的碩長的身影走近。翟順拉開小紗門，老教授方義達一手夾了飽鼓鼓的公事皮包上。方碩長俊逸，髮已斑白，戴近視金絲眼鏡，着青色毛呢磯長衫，白洋襪，白皮鞋，整齊潔淨，嚴肅中露着和藹可親。

翟先生回來啦？

「翟要接皮包，看看自己手上的點心屑子，遲疑了一下。」

方不，我自己帶上去吧。——（看看桌上）點心買來啦？

翟暖。信差剛打城裏回來。他去的晚了，就買到這麼幾塊，您瞧怕不夠吃吧？

方夠了，沒有幾個客人。就是系裏的婁先生，施先生，跟新來的那位林先生。

翟暖。（又笑笑）婁先生可能吃之的呢。

方（看錢）哎呀，已經四點一刻了。翟順，你就去到西院教職員宿舍去一趟，新來的那位林先生，你認識的吧？

翟 不就是昨天來過的，黑臉蛋大夠子的那位嗎？

方 嗯。你去接他一趟。我們這個學校裏面地方大路又多，怕他摸不到我這個地方。

翟 （笑）您還怕他摸不着呢，他來都來過一趟了。

方 來過了？

翟 剛不大會兒的事。他騎了輛自行車，問您在家沒有。聽說沒有在，就登上車又去了。

方 哦？你怎麼不留他坐一下？

翟 沒等我張嘴他就走了。說等一會兒再來。

方 哦，那就算了。——小姐沒在家？

翟 沒有，打網球去了。——跟那位姓鄭的學生拿了球拍子走的。有一點來鐘了。

方 （眉頭微微縐了一縐）哦。我疲倦得很，上樓去躺一下，客人來了你叫我吧。

翟 噯。

方 咖啡留着小姐回來煮。

翟
曖，

〔翟收拾盥漱，進廚房去。〕

〔方向樓梯走去，走過壁爐，望望那幅像，忽然發現玻璃上有點污跡，掏出來白手帕，踮起腳拭抹了一下，注意到像前的瓶裏的花。〕

方
翟順。

〔翟正好走回來。〕

方
（指指瓶子）今天怎麼還沒換？

翟
哦，花兒呀？掐是掐來了，可小姐不叫我動，說今天要留着等先生自己個兒換。

方
（笑了一笑）倒虧她記得——（怕翟順不懂）今兒是我跟太太結婚的日子。

翟
呦，是嗎？那可有好多年嚟？

方
二十二年了。

翟
咽，可不，小姐今年都十九了嗎。

方（不想說下去）你把窗戶打開吧，翟順，天氣熱。

〔翟順打開窗戶，外面有笑語聲。

翟
小姐回來了。

〔方剛走上一步樓梯，停住了。

〔方爾燦，方教授的獨生女兒，用手帕扇着風，推開紗門上。鄭楚雄捧着兩把球拍子跟在後面。爾緊也有着父親的碩長的身材，圓圓的面孔，活潑而又恬靜，很像照片中她的母親。着白洋紗短褂，黑紗長裙，白網球鞋。剛打完球，短劉海下面冒着小汗珠子，她一面用手擲着頭髮，一面不住地揮着手帕取風。鄭楚雄是個富時的時髦大學生，中等身材，面龐豐潤，一望而知是個從小過着優裕生活的富家子弟。着白帆布褲，網球鞋。上身着件運動衫，當胸斗大一個洋字，頭上搭着一塊白毛巾。

燦（跑到樓梯前）爸爸你看我算得準不準？我遠遠看見你打圖書館出來，就停了拍

子不打，趕回來了。

方
嗯，好，你去收拾收拾吧，客人也差不多該來了。

媒 我沒有什麼可收拾的。哦，我倒忘了，我的裙子剛才撕了一個小口子，要縫一下。（走向沙發，又轉過頭說）爸爸，你怎麼又弄到這個時候才回來？暑假裏，讓你休息休息，你總是不肯！

〔方笑笑沒有說話。〕

媒 （回頭看鄭）爸爸，我留 Mr. 鄭在這兒喝茶好嗎？
方 當然歡迎。爾媒，你洗完手就煮咖啡吧。

媒 我就去煮，翟順，你把壺去洗好。

〔方上樓，翟進廚房。〕

媒 （四處找）咦，我的針線盒子呢？早晨放在這兒的。（回頭看見在壁爐架上）哦，在這兒呢。（拿起針線盒子，看到瓶裏的花，抬頭對樓上喊）爸爸，花你怎麼還沒有換呀？（沒有回應）爸爸（仍沒有答應）哼！（坐下縫裙子）請坐呀，Mr. 鄭。

鄭 那我就回去換件衣服來吧？

嫫（抬頭）換衣服？

鄭（看看自己）我這個打扮——怕不好吧？

嫫（笑笑）不要緊，就是婁國棟跟施運嘉他們。

鄭哦，又是這哼哈二將！還有那位新來的林先生，是不是？

嫫嗯，我也沒有見過，昨天他來正是我們打網球的時候。

鄭（拿起書架上的書）你的 *Roméo and Juliet* 看完沒有？

嫫就快看完了。莎士比亞寫的真美。可惜我不能全看懂，只能一半看一半猜。哪一天我

要能句句全看懂了，哎呀，那我真要美死了！（拾起桌上一本雜誌）七月份的新青

年看過沒有？

鄭新到的嗎？還沒有。

嫫這真是個好雜誌。我正在看這篇婦女運動的文章，說得真痛快，全是我們心裏要說

的話。早晨黃淑芬她們在這兒，我們還商量着把這篇東西剪下來，給我們那位老頑

固的校長看呢。

鄭 哎呀，那可要鬧大事了！

媒 你不知道，真氣人哇！我們演戲的事情，也不知哪個嘴快，被這個老處女知道了，這兩

天滿宿舍在搜呢，

鄭 哦，那你們還演不演？

媒 演，當然演。我們預備在九月間迎新會演。反正又不是男女合演，她還能把我們拖下

台來嗎？

鄭 （顧慮地）她該不會知道你把劇本拿到這裏來印吧？

媒 不會的。我們將來連排戲都預備溜到這邊來排。少不得還要麻煩你，鄭。

鄭 不客氣，不客氣。真的，我想那個劇本也該印好了，印刷所答應今天給我送去的。

媒 （縫完了）真的嗎？我們正等着動手排呢。

鄭 好，我現在就回宿舍去看看，順便換件衣服來。